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起玄默攝提格五月盡閏
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克鎮南節度使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闢二盜使

相斃辭不行。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僭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士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軼道之灾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憚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

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孽遂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稽顙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王毀積誰之過歟又曰姦

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以天平畱後曹存實爲節度使黃巢攻曲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加河陽節度使諸葛奕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原畱後張鈞爲節度使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

忠勇軍自將之彥謨謀殺敬玫已亥敬玫先帥衆攻

彥謨殺之以少尹李燧爲畱後蜀人羅渾擎句胡

僧羅夫子各聚衆數千人以應阡能楊行遷等與之

戰數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

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

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

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

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

也傳旣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又遣其弟仔

倡據信州。尚讓攻宜君寨，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以保大。晉後東方達為節度使，克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脩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洛而還。李國昌自達，鞞帥其族遷于代州。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諱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

萬曆十四年

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桂州軍亂逐節

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為嶺南西道節

度使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為晉

後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群為嵐州刺史群潛通

沙陀朝廷疑之徙群懷州刺史鄭從謹遣使齎告身

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群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

寅從謹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討之

賊帥韓

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

夢蝶將二千人討之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

韓簡復引兵擊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

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

瑄權知天平晉後

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

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

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

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

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軍共

討之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晉後時諸道兵皆會

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

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

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

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叛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偽取二百餘通鎮奔諸暨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

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謹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不敢入大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謹別從謹以名馬器幣贈之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阡能黨俞熾侵淄入蜀

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
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徃代之未發前一日有
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
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
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訶事歸得實則免
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
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
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
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
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

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
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
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
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
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走
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遂遣之明日
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
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
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
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

免命悉平塹柵纜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
召諸寨兵相繼皆集所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
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
厚訶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
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棄甲投兵請
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
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
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
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日仁厚謂
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

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
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手旗倒繫之
每五十人爲隊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
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
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
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衆投瓦石擊之
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
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二寨皆
迎降求自投深斬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
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

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
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
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
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
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
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
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
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
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
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劉鞏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

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
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
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
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
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
是陳敬瑄裒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
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囚之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
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爲之謀主爲草書檄阡
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
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陳敬瑄勝

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
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敬瑄以問
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榜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
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
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往集衆於
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
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
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唐溪以免密餉溪蝕箔
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
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

克嵐州執湯群斬之 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

鴈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

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上幸蜀

召紹業還以彥謨爲節度使彥謨爲朱敬玫所殺復

以紹業爲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

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

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

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

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

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

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鷓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請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于同州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勛知晉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與鐸書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克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洺磁三州度

朝廷力不能制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爲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爲潞州刺史 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滂而代之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已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克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

北司稱鐸討黃巢又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克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爲已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晉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晉後朱瑄爲節度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陀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

賊明日大戰自午至哺賊衆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璿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帥餘衆歸諸葛爽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晉後簡爲部下所殺已未以行達爲魏博晉後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以王鎔爲成德晉後以鄭紹業爲太子賓客分

司以陳儒為荆南晉後。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
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應援使胡弘略戰
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陞百官無俸雲安涪井
路不通民間乏鹽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
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加鳳翔節度使
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會復盡陰為遁計
發兵三萬益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
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
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
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

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
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
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
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
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
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
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
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
遠人季章為騎將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
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

自歛毋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
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
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焚其室殺貌類者
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日寤治其事獲緘火者皆驍
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
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
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搃之二將不爲備舉
軍盡殲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已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
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

揆棄城走 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錢
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
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
漢宏走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
紛紛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即
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媿部伍乃召耆老詢
以山川蹊徑入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
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
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
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橐夜由間道

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
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沈賊
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激擊且招之
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亂斫欲止之衆愈
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
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
豈惟秀昇成是敗非執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
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李
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
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威義武等諸軍

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
力戰不勝焚官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
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
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
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雷忠武等軍二萬人委
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
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
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
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用時
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

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日微眇時人謂之獨眼
龍詔以崔瑒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
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
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
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
丘趙雙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
巢素與忠武爲讐言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
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
勇士使其弟和羽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旣下蔡州移
兵擊陳軍于項城雙先示之弱伺其無備龍襲擊之殺
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激水六
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白道攻之陳人
大恐雙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况吾
家父官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
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
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
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
磴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
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初上蔡人劉謙爲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竒其器

以兄女妻之謙擊群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爲封州刺史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南詔遣布燮楊竒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鑿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竒肱不從直前至成都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

門省其父克用尋勝河東安慰軍民曰勿爲舊念各安家業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以成德晉後王鎔魏博晉後樂行達天平晉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

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為節度使 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潞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留後陳儒為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

潞州地險人勁屢篡王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又遣李克修擊之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鱸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

容及將辛約 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 忠

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晏弘據興元自稱晉後 武寧節度使時溥因倉中毒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鞫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寃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華拒而不遣蕭遘奏稱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

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迕視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升浙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使 趙犖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 賜魏溥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

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因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爲治僕射黃巢兵尚彊周昉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揚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遣其將郝勗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爲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資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資而還碣閩人也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瀆䟽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

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瀆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瀆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瀆出入後月餘以瀆知舒州事群盜陳儒攻舒州瀆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洛州人也久之群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瀆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頔擊走之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

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逐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謙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寃旬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已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

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冤旬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震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

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雷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

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六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此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云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爲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三十一
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
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
陽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
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
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
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
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
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
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
甚衆而還仁厚念諸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

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
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
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
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
之仁厚聞諸寨滿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
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
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
中軍左審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
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
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

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起關逢執徐六月盡疆圉
協洽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

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

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潞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

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
印皆沒不返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
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
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
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
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
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
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
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
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
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
曲直由是互相吞篋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
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脩為
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進克用爵
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
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又留蜀
未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
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
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統承制除官全忠初鎮

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爲援而全忠兵浸彊益驕
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徙鐸爲義昌節度使 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
其衆與之俱及據興元以建等爲巡內刺史不遣之
官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
忌之數引入卧內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其言
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
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逃奔行
在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
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兵討晏弘晏弘率衆棄興
元走初宦者曹知愨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
長安知愨歸鄉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爲堡自固巢
黨不敢近知愨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
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爲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
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愨
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從
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
之行在聞之恐其爲變田令孜尤惡之密以敕旨諭
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
乘高攻之知愨不爲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驕橫禁制

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誼
將兵會之共攻襄州陷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
奔成都德誼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均房廬
壽復還許州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棄鎮走晏弘
遂據許州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爲忠武節度
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
置安撫等使從之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
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
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
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
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義昌節度
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
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
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
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
廷不能詰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 是歲餘杭鎮使
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賴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
荒逐其刺史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爲刺史 均州賊
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曄不知所爲

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襲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贇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魏張晁陷汝鄭盧瑋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 巳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敬玫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

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衆奔朗州琮追擊之
殺百餘人皆潰自是琮復專軍政雷滿屢攻掠荆南
儒重賂以却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
二州自稱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
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歸于岳州瓌還
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瓌劫還囚之瓌滑州人
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
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楊玄暉代之敬玫留居
荆南嘗曝衣瓌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
其財瓌惡牙將郭禹慄悍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
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
人亡命更其姓名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
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爲謀主秦宗權責租賦於
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
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
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秦
宗權寇賴毫朱全忠敗之於焦夷二月丙申車駕
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蒲城狐兔縱橫上凄
然不樂已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
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秦宗權稱帝置百

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
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鐸
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
爲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
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爲已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
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
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
萬攻易州鐸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
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閏月秦宗權遣其
弟宗言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

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
官兵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
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
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
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
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
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
孜自兼兩池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
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
藩鎮有不附已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

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
 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
 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秦寧節度使以
 秦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
 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
 存赴鎮 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
 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
 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
 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
 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

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李全忠既喪

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

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東都留守李罕之與

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

澠池宗權陷東都 秋十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大甚

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

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

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

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滄州軍
亂逐節度使楊全孜立牙將盧彥威爲留後全孜奔
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爲義昌節度使以彥威爲德
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寺民居大掠
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鷄犬李罕之復引其衆入東都
築壘於市西而居之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
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
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
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
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詔

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
不內而還 洺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
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立請誅忠信旣而衆
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
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
弱刺史趙犖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犖爲蔡
州節度使犖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
調發無不立至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
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
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

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者受誅且盡子湏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

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千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蔡

軍圍荆南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留
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
全忠于八角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
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
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
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
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
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
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
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雙龍耻上
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
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
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今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
鄜延靈夏等軍各二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
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
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
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今夜及
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
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
乙亥夜令玫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

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才遺矣 是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鷄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

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殘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鄆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盤屋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置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

以無袍笏縉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
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爲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
請辦裝數日而行縉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
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
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
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
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晉禁兵守石鼻爲後拒置感
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
雜糶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砍
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

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
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
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
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
攻散關不克嗣襄王愠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
及晉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
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
孜 以前東都晉守鄭從謹爲守太傅兼侍中 朱
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
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

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
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輩昭度
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爲相澈師知
玄鄙澈所爲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
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千西
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
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保鑾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
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榮表稱令
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書兗山

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
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
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
自此始 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
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
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羗軍擊仁
厚殺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
於蕭遘曰王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
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喜車
駕還宮王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

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
 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
 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闈寺之手哉李氏孫
 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祚十餘
 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
 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道
 脅以行不容俟且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
 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變廢立重事伊霍所難
 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
 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煜權監軍國

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
 鼻驛玫使蕭遘為冊文遘辭以文忠荒落乃使兵部
 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煜受冊玫自兼左右
 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煜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
 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
 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智受冊 田令孜自
 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
 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
 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集州刺史張
 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 五月朱玫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竦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

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曲阜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蕭遘稱疾歸永樂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旣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多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

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齊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疋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戍戍襄王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途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變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煜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

當其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癸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二云挨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衡州

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佺實襲常州逐張郁郁奔海陵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更命欽化軍曰武安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

為留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鋌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瓌等勸進於襄王愷冬十月愷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董昌謂錢鏐曰汝

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
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
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
豐山 感化牙將張雄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
聚衆三百走度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
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河陽節度使諸葛爽
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爲留後全義臨濮
人也 李克修攻邢州不克而還 十一月丙戌錢
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
政於兩廂都虞候夏彦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

小校張驍潛出聚衆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
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
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
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
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
義成畱後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十二月
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
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
瑜戰數敗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
曷若與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

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攻方視事聞之怒
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
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
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
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煜
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
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
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王重榮函襄王煜首至行
在刑部請御輿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
殷盈孫議以為煜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

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煜已就誅
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
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河陽大將
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
為罕之所敗經棄洛陽走罕之追殺殆盡罕之軍于
鞏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
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
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指揮
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
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焉宗權遣儒攻陷鄭州刺史李璿奔大梁儒進陷河
陽晉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
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初長安人張佶爲宣州
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爲人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畱
以爲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鷲而猜忌亡
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方自危遂與佶善 壽
州刺史張翺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
楊行愍遣其將田頽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
滁州刺史許勅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
愍更名行密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

齊克讓自稱晉後瑾將襲兖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
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
克讓而代之朝廷因以瑾爲秦寧節度使 安陸賊
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
鄂自稱武昌晉後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
復乘虛陷岳州 秦宗言圍荆南二年張瓌嬰城自
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
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
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

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
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
人也 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
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所敗
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
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
還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三
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
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煇官者甚衆法司皆處

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
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
必踈乃以宮室未完因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
侍中鄭從讜罷爲太子太保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
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
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
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
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
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
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

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寶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寶敗列牙受賀遣使饋以壘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爲之寥落災異數見駢悉以爲周寶當之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公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茂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

通鑑卷三百六
四百九

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旣據閩州彥朗畏其侵暴
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餉建曲是不犯東川 初周寶
聞淮南六合鎮過使徐約兵備誘之使擊蘇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